

五色作選譜

现代文学教材之二

鲁迅作品选讲

(续编)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一九七四年八月·长沙

目 次

(作品分析, 附在各篇之后)

春末闲谈.....	1
论“第三种人”.....	19
二丑艺术.....	35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47
拿来主义.....	71
脸谱臆测.....	8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02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28
狂人日记.....	168
故 乡.....	191
阿Q正传.....	213
自题小象.....	303
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	309
亥年残秋偶作.....	315
这样的战士.....	320

春 末 闲 谈^①

(一九二五年)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②。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边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③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④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的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巢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⑤，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⑥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⑦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

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⑧；《二十四史》⑨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⑩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经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所谓“特别国情”⑪，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⑫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⑬，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⑭，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⑮，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⑯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铁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①⑦了。夷人①⑧，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①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②⑩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②⑪。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②⑫，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②⑬“龙御上宾”②⑭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复宗绝祀”②⑮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②⑯——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

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许多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②7}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②8}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②9}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智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 释

① 本篇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后由鲁迅编入《坟》。

② 细腰蜂，古书本上名果臝（luǒ），昆虫，青黑色，长约半寸，腰细。关于它的传种方法，我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记载。文中所引《诗经》的说法，见《小雅·小宛》。

③ 遣暑，消夏。

④ 发勃耳（一八二三——一九一五），通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名著。

⑤ E君，指乌克兰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他的作品大都用世界语或日语写成。他用日语写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和其他童话多篇，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他曾来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教授过世界语。

⑥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见《尚书·洪范》篇。辟，天子或诸侯；玉食，珍贵食物。意思是：只有天子或诸侯可以作威作福，锦衣玉食。

⑦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见《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君子”，奴隶主阶级自称，“小人”，对奴隶、劳动人民的诬蔑称呼。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见《孟子·滕文公》篇：“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食人”的“食”，读第三声，是供养或养活的意思。

⑧ “万年有道之长”，意思是说，统治者的天下，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永不倒台。

⑨ 《二十四史》，清朝乾隆时编印的二十四部旧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书》二十四部旧史书。

⑩ “特殊知识阶级”，一九二五年二月，段祺瑞为了抵制当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所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在这个会议上产生出一个假的国民会议。当时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竟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二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公园开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并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中给他们保留名额。请愿书中说：“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作者所批判的所谓“特殊知识阶级”，即指这类留学生。

⑪ “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顾问，美国特务古德诺曾于八月间在《亚细亚报》发表一篇《民主不适于中国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谬论，曾经成为一切反动派阻挠一切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思想的借口。

⑫ 极峰，意即最高的统治者；当时曾有一些无耻的所谓学者用这种称谓去取媚北洋军阀。

⑬ “遗老的圣经贤传法”，指复古主义者用孔孟之道控

制和毒害人们思想的方法。经，儒家的经典著作，如《四书》、《五经》；传，阐述经义的文字，如阐述《春秋》的《左传》、阐述《诗》的《毛传》。

⑭ 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指买办文人胡适所提出的一种反动主张。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十分恐慌，竭力反对。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随后又提出学者“进研究室”的反动谬论，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帜，妄图以此引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革命斗争现实，沉湎于故纸堆中，向孔老二的幽灵顶礼膜拜。一九二四年底，胡适更纠集一小撮反动大学教授，接受段祺瑞的津贴，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公开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反对学生参加救国运动。

⑮ 莫谈国事，不要议论国家大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禁锢进步思想，敌视民主革命，禁止言论自由，凡是人们谈论国家大事，稍微牵涉到反动政府时，就有被抓捕的危险。一些反动文人秉承北洋军阀的旨意，鼓吹在文学作品中“莫谈国事”；而茶楼酒店的老板，怕军警抓人影响他们的生意，也在店堂里贴着“莫谈国事”的大字纸条。

⑯ 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视、听、言、动，都不能超越礼制的范围。礼，在奴隶社会里，是区分奴隶制的等级标准，是孔孟的反动政治思想核心——仁的具体内容。在封建社会里，这“四勿”是封建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不使造反的桎梏。

⑰ “礼失而求诸野”，见《汉书·艺文志》：“仲尼有

言，礼失而求诸野。”颜师古注：“言都邑失礼，则于外野求之，亦将有获。”鲁迅引用这句话，是讽刺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千方百计地向欧美资产阶级寻求其统治人民的反革命手法。

⑮ 夷人，原指我国古代统治者对异民族的轻蔑的称呼，这里指外国人。

⑯ 至道嘉猷，即最高的理论和完善的计划。至，最高；道，理论；嘉，善，美；猷，计划。“至道嘉猷”，用在这里，是对上文种种方法的讽刺，反语。

⑰ 固无华夷之限也，意即本来是没有中外的区别的。

⑱ 苍颉造字，夜有鬼哭，是古代传说，见《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雨，降下；粟，谷物的总称。其实，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有精辟的论证。

⑲ 反朴归真，反，返；朴，淳朴；真，天真。反朴归真，意即回到人们都天真、风俗也淳朴的上古时代去。这是复古派反对前进的论调。

⑳ 尼古拉二世，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最后的一个皇帝，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刑。

㉑ 龙御上宾，意即乘龙仙去，中国古代对皇帝死去的说法。这里指尼古拉二世被处死。

㉒ 复宗绝祀，意即王朝灭亡了，王朝的宗庙也没有人祭祀了。这里指沙皇被推翻。

㉓ 造物主，万物的创造和主宰者，指上帝。

㉔ 《山海经》，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书，共十八卷，其

中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

⑳ 刑天，神名（刑，一作形），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于常羊之野，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牌；戚，斧头；均为古代武器。

㉑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东晋诗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见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第十首。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刑天虽然战败了，仍然舞着盾牌和大斧，这种不屈的精神是永远存在的。

《春末闲谈》浅析

一

《春末闲谈》这篇杂文发表的时候，正值“五卅”运动前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推动着大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历史决定了所谓“阔人的天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必然灭亡的命运。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他们的走狗，预感末日的来临，对革命力量的反扑和迫害也就愈加残酷。他们勾结在一起，不仅加强了暴力镇压，同时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地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囚禁和麻痹人民的思想。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买办文人，则更披着“五四”新

文化的外衣，向“五四”文化革命反攻倒算，打出“整理国故”的黑旗，鼓吹学者“踱进研究室”，文学家“搬入艺术之宫”等反动口号，引诱青年脱离现实的火热斗争，做孔孟之道的俘虏。一九二四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又接受段祺瑞的津贴，在北京办起《现代评论》，无耻地支持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拚命地为反动势力的垂死挣扎制造反革命舆论。

当时，鲁迅正在这种反革命势力大本营的北京。他坚决站在革命力量一边，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同他们展开了“短兵战”，写了一系列战斗杂文，使人们“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华盖集·通讯》），从而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引向了深入。《春末闲谈》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篇。

鲁迅在这篇杂文里，不仅对当时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帮凶祭起孔老二亡灵，妄图从精神上麻痹革命人民的罪恶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着力论述了反动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热情地赞扬了革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二

《春末闲谈》共八个自然段，可分为四大段。

第一大段，包括前三段。主要谈细腰蜂对青虫的凶残。这是一个十分生动的比拟。

开头一句，点明地点时间，说明记起细腰蜂的原因，接着便勾画了一幅细腰蜂怎样从凉棚绳索上啣去青虫的图景。但是细腰蜂怎样对待啣去的青虫，在中国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细腰蜂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螟蛉即青虫。另一种说法是，“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

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前者是圣经贤传的教条，后者是几个考据家的“异说”。于是，鲁迅又以亲身的经历，着重地谈了圣经贤传的谬说。并说他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考据家的“异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这简直是叫人在黑暗面前，“闭上眼睛”，“一切圆满”（《坟·论睁了眼看》）。最后鲁迅用发勃耳的科学观察，戳穿了圣经贤传粉饰黑暗的谎言，证实：“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它的残忍就在它具有“一种很神奇的毒针”，能将啣去的青虫“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任其产卵，又为孵化出来的幼蜂贡献新鲜的食料。

三段文章，娓娓而谈，构成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不仅使读者具体感受了细腰蜂的凶残，为下文的揭露、批判提供了极其形象的比拟和基础；同时表现了鲁迅“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战斗精神。从写法上讲，则又是传统手法的推陈出新，为全文布置了引人入胜的开端。

第二大段，包括四、五自然段，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孔孟之道，施行各种“麻痹术”的反动实质，并指出这种“麻痹术”始终无法与细腰蜂並驱争先。第四段侧重于历史的批判。先借爱罗先珂提出问题，然后把问题与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罪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都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正是孔孟之道反动阶级实质既具体又深刻的揭露。历代反动派宣扬孔孟之道，施行各种“麻痹术”，其罪恶目的也正是妄图实现这样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妄图把被治的“小人”麻痹成细腰蜂所需要的青

虫那样，不死不活，“贡献玉食”、“服从作威”，任其剥削、压迫，永远安于奴隶的命运。但是，也正如鲁迅所指出，“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与细腰蜂並驱争先，至使“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这实际上是说，被治“小人”，並不如孔孟和孔孟之徒所设想的那样，永远安于奴隶的命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一条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食于人”的“治人者”以后，“治于人”的“小人”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正因为“小人”们的不断斗争而不断前进的。反动阶级的“黄金世界”从来就不是安宁的，也决不是长命的。孔老二的一生就很典型。他东奔西跑，宣扬他的反动理论，叫嚷要“复礼”，实现其“黄金世界的理想”。结果是，“小人”们的斗争愈来愈烈。自己遇到了“小人”们针锋相对的斗争；奴隶制社会也终于因为“小人”的不断斗争而基础动摇，向封建制转变了。在这里，鲁迅不仅无情地嘲笑了反动派的愚妄，而且用“《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的历史事实，客观上证实了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反动阶级的统治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的。

看清了历史，也就容易看清现实。鲁迅在第五段便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指出：“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並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这最后的一句很重要。意即以上种种“麻痹术”都不过是孔孟的“老调子”，一丘之貉。说“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言外之意，则是反动统治

阶级已黔驴技穷，面临绝境。历史要前进，人民要革命，不是孔孟之道所能阻挡得住的。

第三大段，即第六自然段。揭露和批判反动统治阶级实施“不准集会，不许开口”反动政策的罪恶，进一步论述革命的思想是无法禁止的。鲁迅首先指出，这种反动政策是取法外国，但“和我们中华没有什么不同”。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外反动派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另一方又说明了反动派压迫人民的手段，不仅古今一脉相承，而且中外一致。“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表达了鲁迅对中外反动派的嘲讽和义愤。接着是对这种反动政策的具体论述。鲁迅明确指出，这种政策的实质，是“人民与牛马同流”，仍然是孔孟的“老调子”。孔老二就公开骂过劳动人民是“不可与同群”的“鸟兽”。既然是“牛马”，自然“不准集会，不许开口”，理应甘心情愿“贡献玉食”，“服从作威”。在论述中，鲁迅有意从反动派的角度着想，淋漓尽致地画出了反动派对革命人民既害怕、敌视而又穷于对付的丑恶灵魂，高度地发挥了讽刺的战斗作用。反动派最害怕的是革命思想，所以鲁迅叫他们向猴界学习。但又指出，猴界虽然“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风潮”指革命运动，“官”指反动派。这不仅嘲笑了反动派害怕革命思想，严禁进步书刊的罪恶勾当，同时严肃地告诫了敌人：“风潮”是“官”压迫的结果。最后鲁迅再一次用历史事实，即俄国革命的胜利，尼古拉王朝的覆灭，宣告了这种反动政策的破产。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反动派的一切措施，都“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因而也就无法禁止革命。

第四大段，即七、八两自然段。写反动统治阶级无可奈何